

# 与张謇共甘苦患难的吴寄尘(四)

□朱江



长期合作的过程中,吴寄尘与张謇难免意见不合。1922年,吴寄尘一度屡生退意,张謇去信劝说:“吾辈相依一载,内外兼顾,方成斯局。似请蠲除此意,毋任亵切。啬翁亦属慰留,彼此不存成见。”不过,吴寄尘在大生危难之际还是选择共进退。张謇去世之后,张氏家族依旧非常信任乃至倚重吴寄尘,遇到家庭重大事件,总会想到吴寄尘,请他拿主意,或者出面调解。吴寄尘则以其声望和手腕,为张家处理过一些棘手的家庭事务。其中以调解“余觉诉张孝若案”、协调“遣出张佑祖”最为著名。

1931年6月9日,张孝若给吴寄尘的信中提到:“顷接沈豹兄来信,余事似已妥帖,即祈公抽暇一行。”其中的“余”,是指苏州人余觉,“余事”即余觉向南通县法院起诉,要求发还其妻沈寿的财物。6月19日,吴寄尘致信地山,告知准备在端午节后去苏州,请转告余觉。20日即是端午节,吴寄尘应该是在6月下旬去往苏州,最终促成余觉和张孝若双方的和解。大生档案中还保存着7月17日《时报》相关报道的剪报,即《余沈寿案和解了结,张孝若付余恤金六千》。

沈寿(1874-1921),刺绣大师,自创“仿真绣”,原名沈云芝。1904年,慈禧太后70寿辰,沈云芝进献的绣品得到慈禧的赞赏,慈禧赐“寿”字,遂易名沈寿。1914年,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,沈寿任所长兼教习,培养出许多刺绣人才,也创作出一些传世佳作。沈寿去世后,葬于南通长江边的黄泥山麓。1928年,沈寿的丈夫余觉向江苏省政府呈文,要求彻查沈寿公葬案,并索回沈寿的一切绣品。江苏省政府第1241号批示:“仰候令催南通县政府迅予恢复”。南通县施县长委派严逸男查核,认为沈寿去世后,“南通县教育会,以报功之故,和地方各法团,议定公葬于黄泥山麓,沈鹤一及弟右衡,与余觉商于葬次,余觉表示可行。后三月,遂呈省部立案”。之后,余觉向南通县法庭起诉,要求发

还其与沈寿留存在南通的贵重财物。

走上法律程序后,原被告双方其实都有协商和解的意愿。原告在法院开庭时竟然没有出庭,而被告也被劝说“先哲有言,刻木为吏誓不对。以堂堂公使,因此区区细故,对簿公庭,窃为孝兄不取也”。随后原告撤诉,沈秉璜、张谦培等人居间调解,双方屡次商议,也几度濒临破局,“先后三月中旬,决裂已五六次”。为此沈、张两人除继续说外,还致信吴寄尘,希望吴寄尘“鉴谅弟等愚诚,一以菩萨为怀,始终斡旋”。双方多次拉锯,最后在补偿金额问题上相持不下,最后还是商定吴寄尘出面担保,并由大生先行垫付,张孝若分3次支付6000元给余觉,而余觉则承诺沈寿公葬案不取消,沈寿存在南通博物苑的绣品等物件归该苑永远保存。

吴寄尘无疑为余觉和张孝若两方面都敬重乃至倚重,沈秉璜、张谦培1931年5月8日致吴寄尘的信里,表达对吴寄尘来苏的期待:“顷奉孝兄七日快邮,悉已谅解,甚慰。此间亦经说妥,与前讯无甚变更。一俟驾临,再行三面协商,愈为周密,即盼束装。”而吴寄尘的苏州之行也为这桩外界瞩目的纠纷画上句号。1937年1月18日,余觉在给陈模初的信中说:“自吴寄翁去世,当年知己,只有公矣,曷胜惆怅。孝若之猝亡,觉实私痛之极。此言他人未必信,公或能信。”可见吴寄尘的调解至少让余觉解开心结。

吴寄尘不仅为张家调解对外关系,也因为德高望重而消弭张家的一些内部矛盾。张謇在南通唐闸新育堂曾领养过2个男孩,分别为佑祖、襄祖。从佑和襄的字眼就可以看出,张謇希望这两个孩子长大成才后可以帮助自己的独子张孝若“发展事业,以分其劳”,“曾有成才则留,不成才则遣出之谆谆遗命”。可惜张謇未能如愿,两人都不成器。1921年,张謇致信李虎臣:“拟请物色一能教管佑祖、襄祖之授经师,鄙意教管并重,管尤切于教也。”从中可以看出端倪。

张孝若为其母吴道愔起草的《遣出佑祖条件书》中,有着一段愤怒而克制的描述:“先夫在民国十四年,以佑渐染恶习,自甘堕落,乃拘禁于通警察厅数月。后以孝若代求宽免,乃自具悔过书,写明此后如再不求上进,不守家规,听凭家长惩处。岂

料先夫身故,在血丧中即闯出大逆不敬之罪,我母子为顾全张氏体面计,暂于忍痛宽容,未按家法惩治。”之后佑祖“不务正业,浪荡成性,屡次劝诫,仍未悛改”。如佑祖提出要进南通农业大学读书,结果是在旁听期间,“无一星期不缺课,无一日不迟到”;到上海市公用局3天即离职,按时到局只1天。

在遣出佑祖的问题上,张孝若与母亲的意见是一致的。但在遣出的条件上,彼此存在相当大的分歧。张孝若希望佑祖搬出濠南别业后,彼此断绝关系。吴道愔因为佑祖的妻子是其侄女,不忍心永不往来,况且领养佑祖25年,痛心不已,希望尽可能地在物质上多给予佑祖一家补偿。张孝若认为其母对佑祖“容忍过分”,并提出“佑事一天不解决,我好像一天安不下心,而我母子间的恩情更无法弥补”,“如佑一日不去,我不愿再回濠南”。

僵局之下,吴寄尘又成为彼此信赖的和事佬。吴寄尘对此进行反复协调,这从吴道愔给吴寄尘的信中即可略窥一豹:“前年在沪曾以遣出佑祖事,相托转知怡儿,翼能早日解决”,“务祈代转怡儿即谋解决,若有未当处,即请酌情代为做主”。张孝若读了吴寄尘给吴道愔的信后,认为“真是推开窗子说实话的亮话,无任敬佩”。最终张孝若作出适当让步,如承诺佑祖经过他和母亲同意,有回复之可能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原本襄祖也在遣出之列,吴道愔曾告诉吴寄尘“襄祖毋须与佑祖同时脱离,暂可不提”。其实在此期间,襄祖患病,吴道愔还给吴寄尘写信,希望吴寄尘能在大生驻沪事务所腾出一间屋子供襄祖居住。而在1933年遣出佑祖时,襄祖已经去世。1941年12月,吴道愔在徐静仁、李耆卿、张敬礼等12人证明下所立的遗嘱共四条,其中第3条安排在大有晋田产内“按值优予拨给”佑祖所遗寡妇孤儿;第4条安排在南通房屋内拨给佑祖之子惠武住宅一处,作为其母子栖身之所,原因是襄祖去世时,惠武“为之成服尽礼”。吴道愔对两个养子的情感,不可谓不深。1928年张謇续修《通州张氏宗谱》,里面就没有出现佑祖和襄祖。之后,无论是张孝若所撰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,还是张绪武主编的《张謇》(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版)里,书中的张氏家族世系表,都没有这两个养子列名。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## 虎字美食

□陆小鹿

虎年前夕,下午茶时分,收到朋友快递来的一盒网红糕点,来自虎头局渣打饼行的麻薯老虎卷。朋友微信留言:虎年吃只老虎卷,祝2022年虎虎生威。

打开盒子,只见蛋黄色外皮上烤出了焦黄色条纹,老虎卷看起来的确颇似老虎皮。朋友说你知道吗队伍排得很长很长,买一盒真心不容易。老虎卷这般受欢迎,好吃固然是一大因素,另外一个原因,可能虎年吃老虎卷更具仪式感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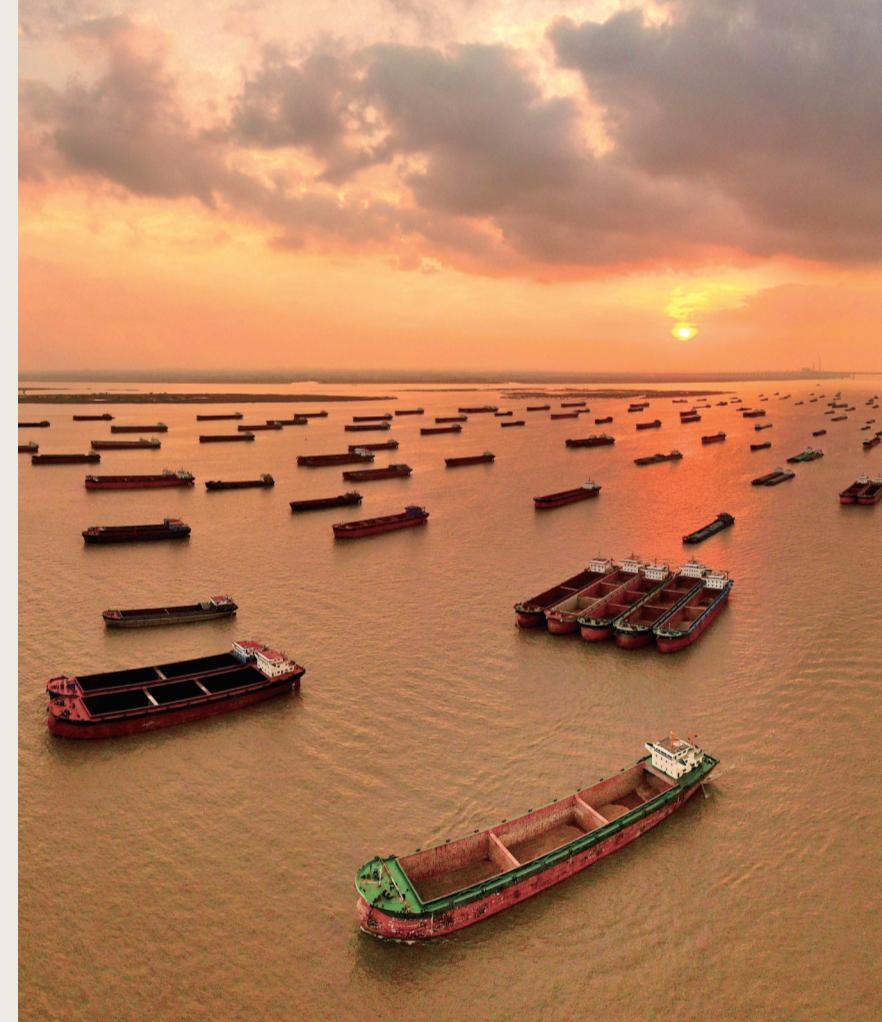
吃老虎卷的时候,暗自想,还有什么美食带虎字?头一个想到的,是小时候吃过的虎皮蛋。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,因为会跟着父母走亲戚,每天吃酒席,大饱口福。那时候,食材远不如今天这般丰富,大厨们只好就着简单的食材绞尽脑汁,变出花样。比如鸡蛋,就有多种多样的吃法,炒蛋、炖蛋、皮蛋、虎皮蛋……虎皮蛋是将煮熟的鸡蛋,剥壳后裹上淀粉放入油锅里炸,直炸到蛋皮起泡,色如虎皮,然后倒入调好的卤汁,外酥内嫩,香气四溢,比普通白煮蛋在颜值和味道上都上了一层台阶。

也记得吃过虎皮花生,这是一款既能当零食又可以佐餐的美味小食。做法同虎皮蛋类似,裹上调匀的鸡蛋和白砂糖,再倒入面粉,让花生的外皮沾匀粉,然后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,色彩如虎皮,好吃到停不下来的虎皮花生就大功告成了。

有一年去北京玩,记得吃过一款虎皮饽饽。虎皮饽饽是由黑豆、绿豆、雪山黑肾豆、花豆、花生豆这五种豆类混合而成,也因其外皮颜色貌似虎皮而得名。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吃完夸它是神仙美食,所以来又得名为仙豆糕。这款茶点最大优势是:少糖少油,比较健康,符合我想“吃不胖”的诉求。

以上几款虎字美食均与虎皮色彩相关。然而苏州有种美食,却是与老虎的爪子有关,名字就形象地叫为:老虎脚爪。其实这是一款甜烘饼,因正面突起六个尖状物,颜色呈焦黄,六个角时常分得很开,形似老虎脚爪而得名。苏州有首童谣《苏州小吃》,头一句这样唱道:“姑苏小吃名堂多,味道香甜酥糯。生煎馒头蟹壳黄,老虎脚爪纹连棒……”老虎脚爪位列苏州小吃的第一梯队,足见它多么深入人心。如今,苏州城里会做老虎脚爪的所剩不多,这些行将消逝的老点心,也只有中老年人怀旧时才会买来慰藉一下情怀。实际上,老虎脚爪并不起源于苏州,而是起源于江苏盐城,从前,江南江北地区都有这款点心,我记得少时在家乡南通也吃过。今年春节前,看到一则新闻,说沪上的老字号王家沙点心店,为配合2022年虎年,特意重新推出老虎脚爪来应和虎年,我为此专程跑去买了一盒,只遗憾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。苏州友人说苏州的大部分老虎脚爪也吃不出从前的味道了,只有葑门横街菜场里的一家还保留正宗的口味,我便计划着虎年去趟苏州。为一只老虎脚爪去苏州,这是不是热爱生活的一种体现?

《唐鲁孙谈吃》是本美食随笔集,有一篇写的是宜兴的“腻痴蟹”。唐鲁孙说“腻痴蟹”这个菜名,外乡人十个里面大概有十个不知道,痴蟹是一种鱼,当地有人也叫它“痴虎鱼”。捉这种鱼的过程非常有趣,既不需要钓竿,也不需要网罟,而是傍晚时分,在深水溪涧河下放一只旧草鞋,两边绑两块瓦片。第二天早上,把草鞋捞起来,里面就躺着成双成对的痴虎鱼。假若头天晚上做十个二十个草鞋窝,那么第二天就会有一盘子痴虎鱼可吃了。唐鲁孙说这种鱼,腴滑鲜美,明透如脂。我在网上查过宜兴现在还有这种鱼。虽然本身和老虎不搭界,但因名字里也含有一个虎字,我便又心动地计划虎年去趟宜兴,到时点上一盘痴虎鱼,心里一定会跃出暗暗的小欢喜吧。



竞发 卢 隐摄

## 过年茶食

□孙同林

茶食曾经是人们过年必备的年货。

那年,代销店卖茶食,我自告奋勇起早去排队,这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。我虽然起了大早,5点多钟就去了,但拿到的号头还是很落后——37号。发号头的时候,代销店人员声明,号头虽然发了,但因为货源不足,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买到,不过,如果今天买不到,这个号头明天还作数。前来排队的大多是些孩子。孩子们都说是为过年做点事,其实,更重要的是想先看看茶食,吃不上,闻一闻茶食的味道也是好的。

人们就站在满地清霜的冻地上等待。西北风冷飕飕地扫在脸上身上,排队的人缩着脖子,拢着袖子,口中呵着气,脚上穿茅窝的人还好些,没有暖鞋,又没有茅窝的孩子,脚上的破鞋子脚趾头已经露在外面,冻得直跺脚,呆呆地巴望着代销店快快开门,可门迟迟没有动静。谈吃往往是最好的取暖方法。锁儿说,妈妈让他买3斤麻饼,等麻饼一到手,他就先吃它半斤,也算是对自己换了这场冻作补偿。二宝说,云片糕最好吃,一片一片的薄如纸,甜甜的,酥酥的,里面还有果仁的香味,他一次能吃一条。三儿说,他最喜欢吃的是红糖果子,嚼起来咯嘣咯嘣的,又甜又脆……他们说得起劲,仿佛已经吃上一般香甜,直听得旁边的小孩子不停地咽口水。

代销店的门终于在他们的谈话中打开,接着,前面的队伍开始蠕动起来。这时,我的眼前出现了往年大年三十祖父敬菩萨的情景,祖父将茶食装在一只只茶食盒里,摆放在佛像和祖宗牌位前,秉上香烛……好闻的茶食香味随着缭绕的香火味在屋子里飘散,我嗅着鼻子在祖父的指点下叩头。等敬完菩萨,我就可以食用那些香甜可口的茶食。“没有了,店里没货了。大家记住了,明天从35号开始。”正当我想着茶食敬菩萨的时候,忽然听到店里一片叫声,队伍随着叫声乱了一阵就又恢复了平静。我无奈地反反复复看着手里的37号票,没有买到茶食的心情可想而知,尤其是在排了半队伍,冻了一早上,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戛然而止。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,耷拉着脑袋悻然而归。路上,锁儿给了我两块麻饼,抚慰了一下我冰凉的心。

买过年茶食的事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,至今想来依然清晰,可想而知这吃的事是很难忘记的。



## 融入前所未见的生活

□明前茶

55岁那年,腊月二十五,宋妈妈带着6件行李和她的手风琴,卖掉老家的小房子,来到南通与儿子媳妇一同生活。儿子便执意要把她接到自己身边,理由是,爸爸去世不到半年,妈妈又刚从老师岗位上退休,儿子担心她的生活齿轮剧烈刹车,某些地方会崩坏。儿子鼓励妈妈尝试迁徙:“你看,濠河如今修整得这么好,周围一圈都是小公园,岸边有唱戏的,有跳舞的,您来了绕河散步,总能交到朋友。”儿媳妇买了舒适的转椅,又为宋妈妈买了盆花、书架、新电视机,布置了一个符合语文老师审美趣味的朝南大房间。

过年时家中热闹,不觉得冷清,过完年,儿子媳妇都上学去了,孙子上学去了,宋妈妈发了愁: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她如何打发时光呢?跳广场舞,她不会,阿姨们“塞擦不分,平仄一律送气”的南通话她也听不懂。大庭广众之下唱昆曲、通剧、京剧,她不好意思,也置办不了那么昂贵的行头。反正,离了生她养她的那方土地,她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孤雁。无边无涯的寂寥笼罩着她。让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忧伤。

她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编织上。她买了白色的棉线,用两根钩针编织出了类似蜘蛛网的镂空白色罩布。这种罩布,搭在家里的沙发扶手上,搭在茶几上,搭在电视机上,搭在立式风扇上,任儿媳妇如何好脾气,私下里也对丈夫抱怨说:你妈妈来了以后,把我们家都装饰成了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里的模样。

转变是从第二年的春天开始的,宋妈妈上菜场买菜,发现南通的香椿头竟然要卖15块钱一两。她心里算了算,炒一盘香椿头炒蛋,至少需要买2两香椿头,那成本就是三十几块钱呀,像这样的香椿头,在安徽老家,是很贱的。房前屋后,谁家还没有几棵香椿树?春天的时候,只要身手利落,上树去掰几枝嫩芽回来就可以做菜了。宋妈妈是个想法很泼的人,她第二天就起意要在小区里种香椿树。

她重新观察了儿子家所在的小区,发现这小区是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,多数是外地来南通的人所买,房价相对便宜,物业管理费也收得低,这导致不幸枯死的花木也没有资金去补种。宋妈妈就去和物业管理处的中队长商量,说她可以从老家请亲友送香椿苗来,她已经找好了房前屋后的隙地,与其长满杂草,许不许她种一两棵树呢。中队长想了想说,民不告,官不究。你要和住户去商议,只要你种树的地方,一二层的住户不嫌你的树挡住了他们的阳光,你就可以种。

宋妈妈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,说干就干,她立刻动员老家亲友给她快递树苗。五棵香椿树种好后,亲友又快递来花椒树苗,金银花的藤苗,还有艾草的种子、薄荷的幼苗与菖蒲的地下块茎。宋妈妈说服邻居允许她种植的理由也很接地气,她说,窗外种上薄荷、艾草和菖蒲,你家就不会有蚊虫了。那种极小的蚊虫,都怕这些香草的味道啊。

果然,后来邻居都收到了宋妈妈赠送的艾叶包,可以用来浴足,也收到了她晒干的金银花芽与薄荷叶,可以泡茶,确保大家吃完烧烤火锅都不上火。

到了开年,不仅所有的藤本和草本植物都欣欣向荣,连一人多高的乔木也发出了新叶,宋妈妈家吃上了自己种的香椿芽炒鸡蛋,榆树也活了,结出了一串串榆钱儿,宋妈妈搭梯子上树,捋下这些清香的榆钱,做了榆钱蒸饼这种稀罕的吃食,招待孙子和他的同学们。孙子骄傲极了,对小伙伴吹嘘说:“我奶奶还会做香囊,穿棉袄戴香囊,大冬天都不得感冒。香囊里的香叶,还有川椒、金银花,都是她自己种的呢。”学校一放假,宋家所住的小区也俨然成了小学生们辨认植物的迷你植物园。双减后,孩子们书本上的作业不多,社会实践活动倒挺多。宋妈妈领着他们去辨认“奶奶种下的植物”,她感觉自己又部分回到了班主任的岗位上。

儿媳妇非常欣慰,对全家人说:“妈妈来到南通后,比我们住在这里十年,认识的邻居还要多。妈妈还植树造景,还给孩子上植物课,这活力,我们也比不过。”宋妈妈谦虚地回应说:“我既然来了,就要尽力让自己融入南通,若能栽培出一些熟悉感,何处不是家乡呢?”

## 花儿与少年

□古剑

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里写祁老太爷住的那个胡同,像个葫芦,他购置的家业,就在葫芦里,很温暖,人丁兴旺。门外,有两株大槐树,孩子们就在大树下玩耍,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当玩具。

我想起了老家,孩子们围着村子玩耍。村子入口的地方是一个灌溉水渠的闸口,水流向哪里,村子就伸向哪里。

沿着水流,一圪一圪的人家,清一色的土墙,茅草屋顶。孩子们喜欢跟着春天,叫醒土墙上那些神奇的小“窑洞”。一群一群的野蜜蜂,进进出出,嗡嗡叫。孩子们追逐着,取来各种瓶罐,在盖子上锥几个洞,小心翼翼地用一杆麦秆之类的小耙子,从小“窑洞”里将那些蜜蜂轻轻地扒到洞口,待它们即将展翅一溜的时候,早有扣着的瓶口候着,请它们一一入瓮了。

我有一个大瓶子,茶色的塑料玻璃,里面曾装过稀奇古怪的丸子,空着这么久,还有一股味道。不过,盖子、瓶底、瓶身,都给截了一个又一个小洞,那些小伙伴待在里头,有充足的新鲜空气,神气得很。不少孩子便跟着我,想从我这里勾去几只。我也跟着神气起来,因为,不用半天,我的口袋里便装满了馒头干、红薯、年糕片……

瓶子里总有几只最神气活现的蜂王,是别人用什么都不舍得换出去的,它们个头大,又机灵。

枫来要,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留给她。枫的瓶子,不是瓶子,是一个大火柴盒子,一般人家没有的那种大个头火柴盒。她说,将蜜蜂放在里面,能听到嗡嗡叫,她喜欢用耳朵听世界。

枫有很多白色的小蜡笔,一支又一支地送给我。她喜欢看我拿她的蜡笔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写字。为此,我弄了几页仿宋字帖反复描摹,竟然到能写标语的地步。村子里仅有的几堵水泥墙壁上都有我写给枫的仿宋字,如果现在抄录下来,一定是一首又一首诗。四年级的时候,我就读朦胧诗的句子,“我在你心际徘徊”,“徘徊”一词在很多孩子还不认识的时候,我就能用蜡笔写成工整的仿宋字了,那些字迹能留住一整个夏天。

这个美丽的画面,又“徘徊”到春天:

那天,我看见枫双手一直“端”着那个火柴盒,身后那片油菜花的波浪仿佛要淹没她小小的身躯。风,和她微黄的头发一样温暖地飘着。她蹲在田角,在那两株油菜花间挖了一个小坑,折了几片油菜花叶,垫上,再将火柴盒放在叶上,掩上了土。那盒子里,是我给她的蜜蜂。那是一只我最喜欢的蜂王,在我那茶色的大瓶子里神气了好久,我每天都会给它新鲜的油菜花。盒子里的蜂王,安详自在,它的身下,是一朵一朵金灿灿的油菜花。

多年以后,我读到林黛玉葬花“独把花锄泪暗